

对周保中将军的革命回忆录的

一点补充及有关抗日的几个武装

张素昌

前言

我读过并且从无线电广播中听过周保中将军的革命回忆录。原文现在不在手中，但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说他初到宁安县和我抗日的旧军队时，迁到了旧军队的一部分士兵，硬说他是日本探子，要就地枪决他。经过将军的百般分说，终于把将军带到了“铁卷”，见了他们的旅长“刘奎”……。

周保中将军的革命回忆录本来是完整无缺的，用不着再加上什么补充。不过对于回忆录中所提到的“铁卷”和“刘奎”，因为我是宁安县人，而且那时我正在宁安县林省主席田中孚当秘书，我还知道一些回忆录中所没有提到的事情。我想细读这篇回忆录的读者们总也愿意知道这个“铁卷”是个什么地方和这个“刘奎”是个什么人。

物吧。现在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写在下面，与其说是一个补充，不如说是一些注释。

关于“铁卷”

一说“铁卷”，人们总容易先想起辽宁省境内的“铁卷”。其实回忆录中所说的“铁卷”，并不单叫做“铁卷”，而是叫做“铁卷河”。牡丹江水从宁安县城的东边折向北流约六十华里的地方，经帝俄修建的中东铁路从西向东横跨过牡丹江。“牡丹江”站在江的西岸，跨过江到东岸的头一个小站就是“铁卷河”。此处山峦叠造，火车一过铁桥就钻进山间的峡谷中，形势十分险要。在帝俄统治时，就在这里修筑了山间工事，驻兵把守。十月革命后，在中东铁路全线上，中国以护路军替代了俄国的军队，“铁卷河”仍为重要驻防地之一。

九、一八以后，第二年（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才从哈儿滨方面沿着中东铁路向宁安方面进攻。这时在宁安县城内已经崛起了几支

抗日军队。其中有一支抗日军驻守在铁卷河，曾打败过日寇的进攻。当时宁安的人民都引以为荣，并高兴地借说看打败日寇的一些具体情况。这把我记得很优美的两件事写在下面：（一、铁卷河日寇惨败；二、海林站战士痛哭。）

当时中东铁路的经营管理还是在俄国人手中。铁路上的俄国人总是同情并积极地支援中国抗日军队。他们给予铁路运输上的一切便利；提供军用的装甲车；并教会中国抗日军士兵为了抗击敌人的进攻而预先拆除铁轨的技术。

日寇沿中东铁路侵入宁安境内，就先佔领了宁安县城西北、牡丹江站以西的海林站。那时海林站是宁安县境内最大的火车站，牡丹江站还是一个小镇。日寇从海林站沿铁路向车通犯，打到了牡丹江站，企图夺过铁桥，消灭扼守铁卷河的中国抗日军，再继续向东进攻，掌握中东铁路全线。

日寇九·一八一带就佔领了沈阳，第二天又

一学就认识了会战，在以前，攻佔了哈尔滨也没有费多大力气。对于铁岭河这样一个小地方，驻守铁岭河的这样一支地方部队（这不是东北的正规军，反而另有系统），是从来没有看到眼里的。哪知道这种骄横万状的侵略军者却意外地在这里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我直接听到牡丹江方面的一些人们的述说，情况是这样的：

在日寇企图打过牡丹江铁桥的时候，驻守铁岭河天险的中国抗日军派一支先锋队去把守桥头山梁由帝俄构筑的坚固的炮楼。由一个俄国人铁路人员把这支先锋队领进了炮楼，并给他们准备了食物和水，回头就从外面把炮楼的门上了锁。这支旧的地方部队，觉悟原是不高的。这时被锁在炮楼里，就和叛徒摆的背水阵一样，是绝无退路的。因此他们不顾不讨进犯铁桥的日寇进行拼命的攻击。这样就能看有利的地形和坚固工事，打退了日寇疯狂的进犯而使他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不得不败退到海林站去了。

在这不久之后，我到通海林站。听说上的“列”
说，受了这次沉重打击的日本士兵都垂头丧气地
败回通海林站，并且都嚎啕大哭了一场。这时说
的人和听的人都非常快意，我也就因而牢记不
忘了。

这里我要附带着说一下牡丹江的历史。“牡丹江”
原之发源于敦化县境内的牡丹岭，经过镜
泊湖，流贯宁安县，最后到伊兰和流入松花江的
一条河流的名称。庚子之后，苏俄侵佔了我国东
北，修筑了一条从满洲里经綏芬河到海山岁的斜
穿北满的铁路，在宁安县城东北约六十华里的地
方横跨过向北流的牡丹江。在江的两岸设置了一
个小站，因着这条河流的名称就叫做“牡丹江”
站。这个站在九·一八以前只是一小站，只有一
条不长的街道，不多的民家和商铺；每年夏季有
些帆船从宁安顺流往通远堡土产，主要是小麦、
面粉和大豆，再装上火车外运，但宁安县经常的
土产外运和旅客的往来都是从铁路到海林站的。

在这个牡丹江以北有一片相当广阔但是比较低洼的平野，叫做“黄花甸子”。这片低洼的平野，西、北两面靠山，东面临着牡丹江河流。因为它常存积着从西、北两面山上流下来的水，一向没有人在这里耕种和居住。在这里蓄生着野草，“黄花”特别多，因而附近的居民把它叫做“黄花甸子”。这就是牡丹江市的所在。

在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之又对着苏联的边境设置了几个所谓“国防城市”。北边有在伪满里后方的海拉尔和在黑龙江后方的雅库茨克，东边就是在绥芬河和东宁后方的牡丹江市。

日本人的办法是先在黄花甸子中间横挖一条大排水沟，通到牡丹江河流，让原来的积水从山上以及流下来的水统统流到江里去。在这一片溲干了的平野上就兴建起来这座牡丹江市。从日本就把这座城市做为“国防”重镇之一，屯驻着重兵，构成了从通到东部国境的纵深阵地。日本帝国之又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去攻取新嘉坡和菲

律炭的一员“猛将”山下奉文就是原先“镇守”在牡丹江的。

从东部国境前线到牡丹江市这个纵穿弹地的最后一个要隘就是“铁卷河”。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名，中东铁路在这里设站也仍用这个地名，日本人却把它改为“爱河”。“爱河”这个名称也是有原因的。从铁卷河沿江东岸往南自古就有个遥遥于江边的村子，民户不多而住的地方很长。这个村子叫做“乜河”。这个延长的聚散的村子，以后又逐步分化为三个村子。最靠近铁卷河的叫“下乜河”，在下乜河以南的叫“中乜河”，最南边的叫“上乜河”。在民国年间在上乜河设“乜河镇”，有学校、邮局、粮捐局等，也有一些较大的商铺。那时住户比牡丹江站还多。那时学校是很少的。宁安县的学校除县城以外，就是西南的东泉城镇和东北的乜河镇了。

“乜河”二字，原是满洲语地名的汉译。按

满洲语“Niyehe”（这里用罗马字母拼音）是“野鸭”的意思。这里既靠牡丹江岸，又对着海浪河流进牡丹江的入口，在位户是狩猎的时代，当然是适合于野鸭棲息的地方。因此就演成为满洲语的地名了。在经汉语译为“也河”之后，在当地的汉语中又渐渐地改变了音，说成了“噶河”（yehe）。本县人就是在读“也河”这个地名时，前一字不读以去声的“聶”而读以阴平声的“噶”；后一字“河”也不读阳平声而读为轻声。假如有人按照汉字的标准音重读为 Niehé（汉语拼音），反而听不懂，懂了也会感觉着可笑的。

日本人又把这个被说成“噶河”的“也河”讹成了“爱河”，做了这个火车道的名称。

想起一点类似的例子：我到过长春以南的范家屯。在这里和一位姓房的老大爷谈话，说他的先祖从关里移住到这儿，经过若干代，蕃衍成为大族，这个屯子就叫成了房家屯；后来日本从帝俄手里夺取了南满铁路，讹“房”为“范”，这

他在九·一八以前，当宁安县保卫团总队长。保卫团下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队。每队设正队长。每队又分两个分队，另设分队长。另外还有两个游击队：游击马队和游击步兵，也另设队长。官兵兵夫共立万餘名。

宁安县保卫团是民国六年（1917）创办的。刘万奎起先在保卫团只当一名兵，到了民国十一年之后，他才当上了总队长（大约在民国十五年以后。）。

我民6——民12（1917—1923）在日本留学。他是在这个期间搬到我们家（宁安县城江南岸刘家屯）住的。在此期间，曾有一帮字为“金五龙”为首的一百多人组成的大股土匪于一个夏天的深夜来袭击刘家屯。据说当天白天先有匪探前来探听，了解了屯里是没有一枪一弹的。偏巧赶上这夜有三个保卫团兵回家来住，并都携带着枪械。这三个团兵之一就是刘万奎。其余二名是杜奎武和那瑞锦。这股土匪意外地受到他们三人的迎击。

还有一些村民助威呐喊，虚张声势，就惊慌地被击退了。只在村的边缘几家绑了几个“票”（人质）去。

刘万奎这次击匪有功，和他以后的向上提升是有关系的。

东北地区在旧的时代里，胡匪是总有的。特别是在大胡匪头子张作霖攫取了政权，统治了全东北之后，更是遍地胡匪充斥。那时的所谓“陆军”虽然兵多械足，但是并不认真剿匪，不但与匪互不相犯，甚至与匪互相勾通。匪降则为兵，兵叛则为匪。兵有时以去剿匪为名，而去借机勾串给胡匪弹药，换取胡匪的财物。弹药做剿匪的报销，财物为官兵所私得。不止如此，官兵到哪乡剿匪，哪乡的居民就要大遭殃殃。因此，乡民觉得官兵比胡匪还可怕。

宁安境内那时，大帮胡匪不止一股，金五龙以外，还有什么“金鹏”、“四海”等等。宁安的胡匪都是外来的。据悉：金五龙本姓杨，山东

东昌人，他的匪伙也都是他的同乡。他以反率地这一股投降为官兵——山东游击队，他成了连长。

刘万奎的原籍我不知道是那一路。据悉：他和他的老婆都是一同当土匪出身的。我也见过他的老婆，见她身边带着一枝七星子手枪，神志与一般的民间妇女迥乎不同。

刘万奎当土匪时的报号是“小长江”。他当保上团总队长时，又有个外号叫“刘快腿”。他虽然是一个大字也不识的文盲，但他对于当地山林的形势非常熟悉，又很熟悉匪情，由于他剿匪时的行动勇敢迅速，就被叫做“快腿”。土匪对于他之相当惧怕的。

以他之为人而论，他当保上团总队长并不是为了保上地方治安而服务，只是为了他个人的立功、升官和发财。在他刚当上了总队长之后就一个接一个地讨了好几个小老婆。其中有两个是我见过的，一个姓关，一个姓戴，都是高小毕业的女学生。大约是在民国十八年，我在吉林第一师

范当权当时，他打发关、戴这两个小老婆到吉林女中学上学。她俩到过我家访问，求我给写介绍信。以外的我就都不知道了。

九、一八后，刘万奎率领他的部队，成为抗日救国军的一部。部队有所扩充，他被称为这支部队的司令。他的司令部设在宁安县城西北隅一个火磨院里（当地人称之为“北火磨”）。那时有许多新参加抗日军的士兵没有枪，他们就各自零散地到各民户家里去要枪搜枪。有的本来没有枪的人家他们硬说有，打着骂着地硬要；有的是确实有枪，但是已经被前一个士兵拿去了，后来的一个士兵还硬要。一开首就闹的军民关系很不好。那个时候，匪患不断，民间的枪支也不少。民间的枪支都是在县公安局登记并领有枪证的。为此，我以个人和他相识的关系，到他的司令部去见他，除赞扬了他勇敢爱国抗日外，关于缴枪问题，我对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发布命令号召民间自动献枪；（二）掌握公安局的民间枪支登记

底册，按册徵求；(3)有组织地徵枪，并各给以收据，以免重徵。

那时他说他的部队没有徵枪，那是别的部队干的。他对我建议的办法，置之一笑。

我刚到他的司令部大门，就听见院里有几声枪响，刚走进院内，就又听见了一声枪响。走进他的办公室里，见已有一个身穿短皮表、袒着胸膛，年约四、五十岁的山东人。据说此人有力枪不入的法术，方才试打他两枪，果然没有打进去。当时我心里并不相信真能如此，很可能他和这个山东法师会演的一种把戏，用来鼓励军心，或真是那个射手与法师合作，来连他都欺骗在内。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法术并没有起过真实的作用。但当时我并没有提出破除迷信的意见。顾虑到他不能理解接受。可惜我迟了一步，没有亲眼看到那两枪究竟是怎样打的。但我确认为不是他自己迷信就是用术来笼络人。

不久他就和他的部队离开了宁安和城而移驻

于铁岭河了。这就是周将军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地方。以后听说他这支部队退到过五虎林（在铁岭河以北）、穆稷家的八面通等处。

后来，曾在他的部队当过兵的一个族弟说，他们部队最后退到东部国境，被苏联给转运到新疆去了。那时新疆也是在旧军阀统治之下的。刘万奎在那里终于被“伙併”了，部队也离散了。我那个族弟是从新疆好不容易才跑回家来的。这就是我知道的刘万奎的最后。

他的老婆和那些小老婆也都无剩。只有那个姓戴的在伪满时期曾在吉林私立财产学校学习，我见着过他一回。她改名为戴维贤。

关于抗日旧军队

除刘万奎部队以外，我还见过以下几支抗日的旧军队：

1. 冯占海部 冯部是奉天陆军第三十四团，是吉林督军张作相的上队团。九、一八时，

刘万奎在东北被伙併而死

张作相正在锦州他的老家治丧。照治（张作相的参谋长）无抵抗地投降了日寇。吉林省长诚允，字抚中，辽阳人，与冯占海同撤退到敦化，成立了抗日的吉林省政府，行文到各部各机关各省市学校。那时（1931年秋、冬）日寇还没有北进东进，长岭线北段和伪洲里——绥芬河全线还都依旧。诚允召集所辖的省立学校校长到敦化省政府开会。到会的除我（省立四中校长）以外，还有双城省立三中校长吴连云，阿城省立第三师范校长王雅南（名冀章），还有敦化中学校长谭薰也参加了。省政府设在敦化教育局内，冯团驻在教育局后边的大院里。我们到来的第一天，有日寇的一架飞机来向省政府扔了几枚炸弹，有一弹命中在教育局的后院里，炸死了一个正在院中的老工友。着弹的地面上炸出一个盆大的坑，附近有一堆血痕，院墙里面有一些碎弹片的痕迹，前后各房的窗户玻璃都震碎了。敌机来的时候，冯团经用步枪射击，它丢下几枚炸弹就在烟地

逃走了。

冯团的装备，在吉林省内的奉天陆军是最好的。他们的步枪最新配备的捷克步枪。

当时的省主席孙家鼐兼任省教育厅长，和省长一同开了个会。他们宣布要继续抗日，让我们局长也要回到自己岗位坚持教育岗位，以待后命。并谈到了由于昨天受敌机轰炸的教训而引起的防空问题。我们建议了两点：

(1) 挖防空壕和防空洞，敌机来了就避；

(2) 修筑防空射击点，敌机来了就打。

那时在哈尔滨还有丁超，李杜等在组织抗日。但不久以后，哈尔滨也失陷了，冯团也开走了，在宽甸的抗日吉林省政府也就不存在了。我们这些省立学校以后就被降日的熙洽的吉林省政府所管辖了。

原来吉林省是奉天军阀张作相一人的独裁统治，以后说是军民分治，添设了文官省长，张作相管军，诚允管民。但实际上诚允还是惟张作相

九·一八的第二天（1932）中，有日军的一个部队从抚顺方经陆路（还没有图佳铁路）开到宁安来。在宁安歇兵两天，又向海林进。这时宁安威侍着该团已经从“东宁”开向海林进。击日军，并派一个先锋队设伏兵于宁安到海林的中途一个叫做“关家小铺”的地方。关家小铺的地势是东倚一片连山，西有一座孤山，道路在中间通过。于这股日军开出宁安几个钟头之后，就远远地听到北方有些枪炮声（距宁安城有三十华里）。接着就威侍着日军在关家小铺已被该团打垮了，残余的敌人向西北方向逃走了。但渐渐地听到了些相反的消息，又令人痛心。据悉，设在关家小铺的伏兵没有事先在伏击阵地做好准备，兵士们贪着在山下的人家里吃喝休息的时候，敌人已经来到。而且敌人只让辎重在两山之间的大道上走，而敌人的大部队却从东侧的连山上来，该团的伏击兵反而被敌人从背后打来，……

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听到该团的消息。